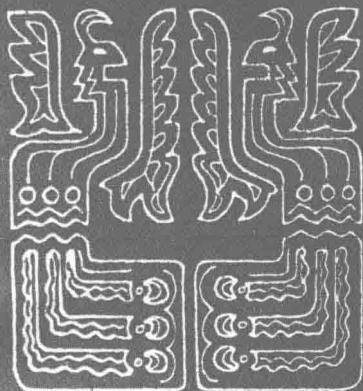


山海经丛书之六十二

伤心女子





山海经丛书之六十二

伤心女子

陈惠芳选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

(浙)新登字第4号

责任编辑 周德均
插图 黄大为
封面设计 梁珊
封面画 郑凯军

山海经丛书第七辑

(1—5)

伤心女子

陈惠芳选编

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富阳印刷厂印刷
(杭州体育场路169号)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960 1/32 印张5.5 插图1 字数115000 印数00001—11100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0405-2/I·377-3 定价: 2.10 元

目 录

不怕死的男人跟我来 1

昏倒在路边的少女 9

一、幸被大妈救起

二、含泪允诺婚事

三、心爱的达哥失踪

四、艰难的日子终有期

血泪编织的发袜 23

小跳涧虎救起了苦妹子，那一头如云的秀发，
将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命运……

小桃手捧大红结婚证，脸腮如开两朵桃花。
这都是老爷子的大恩大德呢。

一对红烛在默默地流泪。小桃说：

“明根哥，求你原谅我……”

小跳涧虎穿上旧发袜，又要去抢水了。小桃
说：“下一回，要让他穿上新发袜！”

在他们头顶，总有一片飘不走的阴云，
小跳涧虎只有恨。恨谁？他也不知道。

幽灵般的老爷子又来到小桃身边……

这夜，雨淅淅沥沥下个不停，如人间的泪。

小桃望了望这幢破败草屋，走了。气头上的小跳涧虎，怎么知道自己一错再错呢。

小跳涧虎抱着小桃，一步一顿往前走去。

小桃留给他的，是一双用生命编织的袜子……

俏女人的辛酸泪

59

从此不再有欢乐

64

一、洞房新娘泪

二、称心的继女

三、事出意外

四、去向何方？

婚礼上的霹雳

80

婚礼上，新娘宣布与新郎离婚……

天涯飘零女，何处是归宿？

有人乘人之危，却又杀出个程咬金

两个男人夺一个女人，怎么办？

荒唐夫妻，一个粗鲁一个孱弱……

结了婚的女人不应该再像姑娘，否则……

她将全身心奉献给了男人，男人却……

她找到了那颗失去的星星，

自己却留在了银河对面……

10年后，又是先打结婚证，后打迁移证

一个产生故事的女人，到哪里都有故事

上帝创造了那么多男人，并非个个是男子汉……

伤心女子的庄严选择！

她到底属于谁？ 112

花蕊夫人 120

白玉楼传奇 157

一、秀才休妻

二、怨女遭劫

三、命途多变

四、浪迹天涯

五、义妹描画

六、异乡团聚

不怕死的男人跟我来

宋 河

富春江畔有个叫梅花坪的小村子，村里有位远近闻名的女能人，30多岁年纪，叫王熙凤，刚好与《红楼梦》中的“凤辣子”同名。这位王熙凤还真有点“凤辣子”的泼辣劲哩！这些年，她办着一个针织厂，既当厂长又做采购，只身上广州，进上海，采购原料，推销产品，风风火火，把这个厂办得相当兴旺，她每年都能挣到几万元收入。如今，她说名有名，说利有利。说名，她是县里挂上号的“女能人”、“女老板”，五颜六色的照片经常出现在县城的宣传橱窗里；说利，她造起了全村第一流的三层楼房，城里人未必都有的高档家用电器她样样俱全，手头还有一笔数目可观的存款……

照此说来，这位女能人大概可以心满意足了吧？事实恰恰相反。这段时间，她总显得有点神不守舍，郁郁寡欢，有时候还独坐门前，如痴似呆，仿佛掉了魂儿似的。村里人眼光尖，看她这副模样，都说：“王熙凤有心事了。”

此话不错，她确实有心事。什么心事呢？她觉得自己还缺少一件重要东西，这东西名和利都不能代替。既不能没有，又不能多要。什么呢？简言之，两个字：男人！

也许有人要问了：王熙凤30多岁了，难道还没有找过对象结过婚？

不，她非但结过婚，而且还结过两次婚。

7年前，她从临着县城的小镇嫁到梅花坪，丈夫是位石匠，长得虎背熊腰，健壮似牛。结婚的第二年，她就生了一个白白胖胖的儿子。她丈夫高兴得一蹦三尺高，要她什么事也别干，就在家里养儿子。她总觉得过意不去，就千方百计地找点事做做。有时候她丈夫领着人到山上去打石头了，她就把中饭、点心给他送到山上去。一次，她把点心送到山上，只见丈夫和一伙石匠正楞楞地站着。一问才知道，刚才他们点了炮，可谁知十个炮眼只响了九个，还有一个成了哑炮。谁都知道，哑炮是很大的隐患，如不排除，随时都有可能伤害人们的生命财产！可排除哑炮，又不亚于战士排除地雷，具有相当的危险性。她知道了这个原委后，看看大家，就走到丈夫面前，对他说：“你是领头的，应该由你去。”她丈夫点点头，当即把绳索往腰里一系，就攀下了石宕。可谁知，他刚刚摸向炮眼，炮眼震天动地地炸响了。硝烟中，她丈夫被炸得血肉横飞……

1年后，她又嫁了第二个丈夫。

她的第二个丈夫是个失去妻子的男人。作媒的人说他与王熙凤一个死了妻子，一个死了丈夫，同病相怜，门当户对。王熙凤觉得这男人很能干，况且家在梅花坪，嫁了他照顾原先的那对公婆也方便。他们结婚不久，刚巧碰上政策开放，农民也能办厂搞企业了。王熙凤养猪做裁缝，积攒了点钱，就竭力鼓动丈夫也办个厂试试。他丈夫原先犹犹豫豫，被王熙凤一说，心也热了，胆也壮了，很快，一个针织厂办起来了。可万万没有想到，

第一批产品还没有出来，他丈夫在一次出差途中遇上了车祸，又是一命呜呼，死于非命！

王熙凤哭得死去活来，躺在床上整整三天爬不起来，刚刚上马的针织厂停了工。村里人断定这个厂要完蛋了，有的甚至说：三年中死了两个丈夫的晦气女人还办得好厂？这样的女人，嫁丈夫要死丈夫，办厂要倒灶厂。紧接着，娘家人来劝她迁回娘家去，更有人瞅住了她的那些设备，等待她偃旗息鼓，以便乘机压价转买过去。王熙凤知道了这一切后，不仅没有泄气，反而眼泪干了，悲痛止了，浑身憋起了一股子气。她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一阵风似地跑到厂门前，对着大家火腾腾地说：“这个针织厂，我就是要办下去。女人也是人，是人就要争口气！死了男人的女人办不好厂，我就不相信！”一席话，石破天惊，寡见少闻的村里人还以为她神经出了毛病哩！

也真是人争志气火争焰，王熙凤就凭着这种志气，硬是把这个厂办好了。其中艰辛，当然可想而知。这几年，她把全副心思都扑在办厂上，其他事全都抛在九霄云外。现在，厂里的生产、产品的销售已走上了正轨，她可以分出部分心思来考虑其他事了。而这一考虑，她觉得自己当务之急需要一个丈夫。这个想法一冒头，就越来越强烈，越来越迫切了。就连广播里传来一曲“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的黄梅戏，她的心也会火烧火燎起来，更不要说看到别人夫唱妇随，双双对对了。一时间，她连看到人家夫妻吵架都羡慕。

王熙凤敢想敢为。既然有了这种心思，当然要付诸行动了。她躺在床上，把村里合适的人排了一遍，排到了一个人。此人姓田，叫田春牛，已经35岁，可一直做

着光棍。他父母早为儿子的婚事急得团团转了，无奈田春牛虽然这么一把年纪了，人也长得不丑，可见了女人就脸红。如今的女人全爱开放男子，你见她要脸红她就同你“哧哧”了，以至田春牛这棵梧桐树上一直没有凤凰鸟来栖息。王熙凤家里没男人，平时常叫田春牛帮忙干活，田春牛身强力大，人又诚实，样样事情都做得很妥贴。王熙凤觉得自己这些年算是锻炼出来了，说不上太能干，但也有两下子。要是找个主见太强的男人，弄不好针尖对麦芒，反而会力量抵消，而找田春牛这样一个男人做自己的帮手，倒很合适。“目标”一经找准，她便主动出击。一天晚上，她佯装要田春牛帮她干点活，叫他到她家里来吃晚饭。田春牛不知其中奥妙，便满口答应了。

王熙凤这天晚上穿得整整齐齐，还烫了头发，薄施脂粉，看上去仿佛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田春牛一进她家门，她就递烟送茶，变戏法似地端出一盆盆菜来，又捧出一瓶包装精美的绍兴加饭老酒。嘴里春牛哥长，春牛哥短，亲亲热热地为他斟酒，为他夹菜，弄得田春牛如坠云山雾海，不知是怎么回事了。

三杯酒落肚，田春牛浑身已经软绵绵的了。王熙凤在他面前坐了下来，幽幽地瞅他一眼，柔声问道：“春牛哥，这菜好吃吗？”

田春牛连连点头：“好吃，好吃。”

王熙凤紧接着说：“经常给你吃，你喜欢吗？”

田春牛差点笑起来了：“我……我哪来这么好的福气呀？”

王熙凤脸一红道：“要是你喜欢，我……我愿意经常烧给你吃……”

田春牛呆了：“什么，你经常烧给我吃？”

王熙凤点点头：“对！我经常烧给你吃，一辈子烧给你吃……”说着，眼睛火辣辣地盯着田春牛。

田春牛脸一下红了：“这……这……”他本来就不伶俐的口齿这会儿更不听使唤了。

王熙凤却“乘胜追击”，头一低，说：“你这么大年纪了，难道……难道不准备娶老婆？要是你愿意，我……我……我嫁给你……”

这天晚上，王熙凤很幸福，她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又成了新娘……

第二天一早，天才蒙蒙亮，王熙凤还没有起床，就听得有人在敲门。她以为是田春牛来了，就一骨碌爬起身，下楼打开门一看，啊！站在门外的原来是田春牛的父母。她不由得脸孔一红，连忙把两位老人让进屋。她猜想田春牛一定把她的事告诉了他父母，于是忙着要给他们端凳，哪知道两位白发老人突然“扑通”一下在她面前齐崭崭地跪了下去，对着她连连叩起头来，嘴里一迭声地说：“熙凤嫂子，你……你做做好事，做做好事吧……”王熙凤以为自己选中田春牛作丈夫，这对老人是来感谢自己了。于是她一弯身想把两位老人搀扶起来，并说：“大伯，大妈，这……这……这都是我自己愿意的，愿意的……”

哪知道，两位老人把头叩得更响了，嘴里又是一迭声地说：“熙凤嫂子，你……你做做好事吧，做做好事吧……”

王熙凤这下子奇怪了，忙问：“出什么事了？你们出什么事了？”

两位老人抬起头，脸上已经老泪纵横。他们看着王



熙凤，抖抖索索地说：“我们就……就春牛这么一个儿子呀，他……他是我们的独苗苗，你就饶饶他吧，饶饶他吧……”

王熙凤楞住了。

两位老人还在说：“这……这就算是我们田家的祖祖辈辈对你的恳求了，你……积积阴德吧，积积阴德吧……”

事后，王熙凤才知道，这两年，她虽然把一个厂办得那么火红，但上下三村的人全说她是“克夫星”，说她嫁了两个丈夫死了两个丈夫，再嫁一个丈夫也必定会再克死一个男人。有的人还说，看她风风火火，冲冲杀杀，命硬得很呢，哪个男人碰上她都要被她冲倒。有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可在王熙凤门前，这两年却风平浪静，梅花坪没有一个男人打过王熙凤的主意。他们都怕惹上王熙凤这个“克夫星”的晦气啊！田春牛的老父母，怎么忍心自己的独生儿子去送死呢？

王熙凤知道了这一切后，浑身的骨头都好像被抽走了，她一下子瘫坐在椅子上，老半天没有站起来，冷冰冰的脸上，洒下来一串悲哀的泪水。

可是，她并没有绝望，他不相信村里的人全会这样。她继续在村里物色对象，主动进攻。然而，可悲的是，她物色到谁，谁就避开了，有的婉言拒绝，有的还直通通地对她说，要她别再昧着良心害人……

到了这时候，王熙凤反而眼泪干了，哀痛止了，浑身又憋起一股气来。她觉得自己在梅花坪找不到男人，可悲的不是她，而是这个古板的小村子。她又一次风风火火地跑出门来，对着大家火腾腾地说：“我王熙凤一定要找一个丈夫，一定能找到一个好丈夫，不信，你们

走着瞧吧！”当天下午，她就乘车到了县城，请人写了一则长长的征婚启事。登在省内外好几家报刊上。征婚启事全文如下——

王熙凤，女，33岁，现住临江县江前乡梅花坪村，办着一个年收入数万元的针织厂。曾嫁过两个丈夫，但都死于非命：第一个为排除哑炮被炸死，第二个为采办材料车祸身亡。在当地，有“克夫星”之称，都说我嫁给谁谁就没有好下场，因此没一个男人敢娶。而本人年纪还轻，决不守寡终身，所以需找第三个丈夫。40岁以下的有意者可直接上门面谈。男婚女嫁，光明正大，不必遮遮掩掩。至于五官之类，既不作自我介绍，也不提任何要求，面对面相见一目了然，比自我吹嘘要省力百倍。需要特别声明的是，鉴于本人上述情况，怕死的男人靠边站，不怕死的男人跟我来！

“不怕死的男人跟我来！”王熙凤的征婚启事一发出，这句话像风吹似的，到处流传，越传越远……

昏倒在路边的少女

陈 芳

一、幸被大妈救起

一个寒冷的冬日，天刚蒙蒙亮，浙东山区某村一片寂静，家家户户还在酣睡之中。村东头的沈家大妈是个勤快人，她照例天刚亮就起床，打扫完院落，提着个篮子去村外的菜园地里割菜。

沈大妈来到村外地边，正想弯腰割菜，忽见前面不远处的田埂上横躺着一个人。大妈吓得连退三步，心想喊人，却见空旷四野连个人影也没有，只得放大胆子走了过去。但见躺着的是个才十七八岁的少女，上身穿着件薄薄的毛衣，下身只有一条睡裤，可怜她赤着双脚，脚上青一块、紫一块，血肉凝结成了一片。沈大妈见状，忙扔下篮子，蹲下身来，摸了摸姑娘的胸口，见尚有微微暖气，便不顾三七二十一，将姑娘拉起，往自己背上一搭，半背半挪就往家中拖。

到得家中，大妈给少女裹上棉衣，盖上棉被，又用温水给她擦手擦脚。接着又烧了姜茶，放了红糖，硬是撬开姑娘的嘴往里灌。忙乎了一阵，见姑娘的脸色渐渐红润起来，大妈又张罗着去烧米粥。

不一会，姑娘竟苏醒过来。她睁开两只眼睛，惊恐

地看着四周。

“姑娘，喝点儿吧，暖暖身子。”沈大妈将一碗姜糖茶送到她的嘴边。见姑娘紧闭着嘴不愿喝，便放下茶碗，去盛了一碗粥，加了几根萝卜条：“那就吃点粥吧，你一定饿了！”

姑娘摇了摇头，两行热泪滚落下来。

“不吃不喝怎么行呢？看你冻成这个样子，父母见了不知要疼成什么样呢！”

“哇——”姑娘突然放声大哭起来。

“你……这……”沈大妈见姑娘大哭，一时手足无措，“你家住在哪儿？我马上送你回去好吗？”

姑娘摇摇头，哭得更凶了。

“你……你如有什么委屈，相信我大妈的话，就告诉我，我……给你想办法……”沈大妈拿来毛巾，帮她擦去眼泪。

“大妈！”姑娘一声叫，哭倒在沈大妈怀里。

姑娘名叫秋月，今年18岁，家住几十里外的里山村。母亲原是山村小学教师，生她时时值深秋，那晚月亮特别圆，特别亮，故给她取名“秋月”，这是祝愿女儿的前程光亮可人。谁料秋月还未满月，在外做工的父亲因车祸丧生，父女俩连一次面都未能见上。母亲带着小秋月艰难度日，后经人介绍嫁给了邻村的屠夫阿三。开始，继父阿三对秋月还好，但秋月母亲患上不治之症以后，继父便对秋月拳脚相加，恶语相向。秋月12岁那年，母亲去世，她更是掉进了苦难的深渊。继父先是扔了她的书包，不准她再去上学，继而塞给她一个大篮子，要她每天割八篮草养活30只兔子，少一篮没饭吃，说是把她的饭给兔吃。秋月每日与兔为伴，每每想起亲

生父母，眼泪就止不住往下掉。但她的眼泪只能偷偷地淌，一旦继父发现，就会抓住她的辫子狠命往上提，秋月的头发便一撮一撮地掉。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继父对秋月不再那么恶狠狠了，有时甚至还会给她买个发夹、围巾什么的。对此，秋月更是惶惶然。她不明白继父为什么会突然对她改变态度。她终于发现，继父常常盯着她的脸蛋、盯着她的身子看半天，眼里露出一种叫人害怕的微笑。一次继父喝完酒后，竟把秋月搂抱在怀里，喷着满嘴酒气，红着两只眼睛问道：“秋月，阿爸待你好吗？”秋月吓得瑟瑟发抖，只得违心地答道：“好，好。”继父把秋月搂得更紧了：“就是嘛，没有我，哪有你的今天！瞧，长得像朵花一样……”边说边在秋月身上乱摸乱捏。秋月又羞又怕，拼命挣扎，但哪里挣扎得了！秋月急了，脱口哭喊道：“妈妈……”谁知这一叫好灵，继父立即松了手，秋月也得以脱出身来。继父虽然放了秋月，但他铁青着个脸，又摔酒瓶又摔板凳，吓得秋月躲在自己的房内哭了半天。

打那次事情以后，秋月天天提心吊胆，夜夜恶梦不断。她感到，继父的笑脸比过去的恶脸更为可怕，她宁可忍受他的打骂而害怕他的甜言蜜语。

这一日，秋月觉得很累，早早睡了，但翻来覆去睡不着，只得又坐起来，缝了双鞋底。直到鸡叫头遍，才有睡意，连毛衣也未脱，她就迷迷糊糊睡去了。就在她迷迷糊糊刚要入睡之际，她隐隐觉得有人在触摸她的身体。她一下惊醒过来，从对方急促的喘息声中一下辨认出是继父。他此刻正在撕剥她的衣裤。也不知哪来的勇气，她伸手抓起床前柜子上的鞋底板，使劲朝对方头上砸去。只听得对方“哎哟”一声，顷刻松了手。秋月乘